

经 兰 古

معاني

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

ب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

马 坚 译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汉 译

古 兰 经

مَكِّي

الْقُرْآنُ الْكَرِيمُ

بِاللُّغَةِ الْمَكِّيَّةِ

马 坚 译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03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兰经/马坚译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96. 8
ISBN 7—5004—0677—0

I. 古… I. 马… II. 古兰经—译文 N. B9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4860 号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)

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7.125 插页: 2

字数: 300 千字 印数: 1—20 000 册

定价: 25.00 元

再 版 前 言

为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再版马坚先生的《古兰经》汉译本。

这部译著是马坚先生经过许多年精心钻研、埋头苦干才完成的。这译本凝聚着他毕生心血和劳动，同时也是他对伊斯兰文化研究的重大贡献。

为了很好完成翻译注释《古兰经》，他早在埃及留学期间（1931—1939年）就积极认真作准备。他在自己原有基础上除在课内进一步更深入研读《古兰经》原文、《古兰经学》、《经注学》、《圣训学》外，在课外还认真深入钻研一些重要的《古兰经》注。他按章节顺序边研读边摘抄他认为合适的资料。这充分体现了他严谨治学的态度和认真求实的治学精神。

《古兰经》的翻译是一件浩大的学术工程，译者不仅需要有深厚的学术根底，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坚强的毅力；而且还要具有坚定的人生信念和实事求是的精神。马坚先生的学术成就，早已享誉国内外。他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亦为后人所仰慕。

1939年马坚先生学成归国后，毫不考虑个人得失、前途；而是在社会动荡，生活极不安定的困难条件下专心致

志、日以继夜进行《古兰经》的翻译。在翻译过程中，他不但参考在埃及时所收集的资料，而且还参考了印度著名学者穆罕默德·阿里的英译本和穆罕默德·郁速馥的英译本。他在有注释的《古兰经》上册译本的《例言》中曾说：“《古兰经》原文的结构是严密的，其意义是明显的；但阿拉伯文的构造与中文完全不同，在翻译时有必须颠倒的，有必须精简的，有必须增补的。译文务求忠实原文，而且通顺，俾读者藉此窥见《古兰经》的轮廓。翻译《古兰经》而欲其貌似，已经是很困难的事，欲其神似，更是不可能的。”又说：“译本中的每个字都是经过推敲的，每一个语句都是经过锻炼的；但为能力所限，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。……”他就是这样认真严肃地一天天，一年年进行翻译，原文译完后又先后细心修改过好几次，满意后才开始注释。50年代初出版了有注释的《古兰经》上册。本来计划50年代末注释完全译本后，接着出版中、下册；但后来因历史原因，客观形势的影响，致使他的计划和愿望未能实现。这是他生前最痛心的事。

“四人帮”被打倒后，拨乱反正。1978年他才有可能把译稿取出整理，准备整理后注释完全译本就出版。他带着病弱的身体拼命工作。万分痛惜的是，他没来得及注释就猝然离去了。他是带着遗憾而沉重的心情离开人世的。这是无法弥补的一大损失。马坚先生去世后，我们带着万分痛惜的心情，将他最后整理好的原文译稿誊清校对后，于

1981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全译本。

此次再版，本着负责、求实和慎重的态度，我用了近一年时间，把他的译著 1981 年初版本同他生前修改好的原底稿，从头至尾又校对一遍。由于初版时校对和排版印刷环节中的疏忽失误，1981 年初版本中存在一些错漏之处，此次作了必要的订正。

一些读者对译本中若干地方提出了不同看法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为慎重起见，我除了一一核对原底稿外，还参阅了王静斋阿訇的《古兰经译解》本，又请北大哲学系回族青年沙宗平老师核对《古兰经》原文和阿拉伯文的《古兰经注》。其中有个别确属翻译欠妥的，在广泛征求意见之后，经过认真研究作了相应的修正；凡属见仁见智的不同理解以及意思一样而文字表达不同的语句，则不宜改动。应尊重译者的学术见解和劳动；应保持译者全译本翻译特点及风貌笔调。

此次再版修订工作，得到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马贤副主任，中央民族大学林松和北大哲学系沙宗平两位老师的关心和热情帮助，受益匪浅。谨致谢意！

马存真 1996 年 1 月 20 日

于北京大学

序

《古兰经》的汉译本，最初是以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的形式出现的。大约是在四十年前，我在北京见过这样的本子。这种译本是用直译的方法，有它特殊的风格。我很希望现在还能找到这种译本，用汉字写出来。我还希望根据这种译本，研究过去经堂语的特点和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方法。这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文化，研究中国拼音文字史，还可能是研究明清语言的重要资料。

用汉文正式翻译《古兰经》，依我们现在所知，是始于马复初译的《宝命真经直解》。马复初，名德新，云南太和（在今大理）人。他关于伊斯兰教义、阿拉伯语文、历法、游记等的汉文、阿拉伯文译著在三十种以上，是一个很渊博的学者。1874年，他死于新兴（今云南玉溪），年八十一岁。他的译著活动，基本上是在1858年至1874年之间，《古兰经》的汉译工作大概也是在这个时期内进行的。译本传下来的只有五卷。复初究竟译出了多少卷，已不可考。

近几十年，《古兰经》的译本出版了好几种。王静斋阿訇，即王文清，天津人，曾编译过《阿汉字典》，译有《真境花园》等。他下了很大功夫来译《古兰经》。他先后出版了三种《古兰经译解》，都是有比较详细的注解的。1932年

的北京版和 1946 年的上海版，都是排印本。在上海版出版前不太久，还有一个石印的宁夏版。宁夏版比北京版的内容，改动较大。上海版则是在宁夏版的基础上作了修改的。杨仲明阿訇，即杨敬修，所译《古兰经大义》是采用严格的直译方法，是经过细致的字斟句酌的成品。王、杨两人的译本，在《古兰经》汉译史上是有地位的，是可以流传下去的。

现在我们印行的这部《古兰经》汉译本的译者马坚教授，字子实，云南个旧沙甸村人。他在三十年代初就学于埃及的艾资哈尔大学和阿拉伯语文学院 (Dar Ulum)，曾以阿拉伯文著《中国回教概况》，并将《论语》译为阿拉伯文，都在埃及出版。在埃及留学八年后，于 1939 年回国。1946 年起，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。1949 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，后来历任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又曾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务委员、中国亚非学会理事。1978 年去世，年七十二岁。译著有《回教哲学》、《回教真相》、《伊斯兰哲学史》、《伊斯兰教育史》、《认主学大纲》、《教典诠释》、《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》、《穆罕默德的宝剑》、《回历纲要》、《阿拉伯简史》、《阿拉伯通史》等，还主持编写了《阿汉词典》，都已出版；未出版的，还有《悬诗》（可惜这部手稿在十年动乱中遗失了）以及《阿拉伯文学概况》。此外，他还发表过一些文章，有待汇集。

子实对《古兰经》的翻译，有文言文本和白话文本。文言文本，就是最初在《回教学会月刊》发表过三卷的那个本子，子实是在回国后开始参加的。这个本子的主要负责人是哈德成阿訇和伍特公先生，还有沙善余先生。德成阿訇，名国桢，原籍陕西南郑。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父亲到了上海，后来就长期在上海安了家，担任了上海浙江路清真寺教长。1925年，他跟特公先生、善余先生等创办中国回教学会。1928年，创办伊斯兰师范学校。子实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，为学校选派到埃及留学的。德成阿訇通阿拉伯文、波斯文、乌尔都文和英文，在国内外伊斯兰教中有很高的声誉。1943年，他在沙甸去世，年五十六岁。特公先生、善余先生都当过路透社记者。后来特公先生任上海《申报》总主笔，是个博学的通才，而爱国心很强的人。解放后，他任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。五十年代初，他到北京来开会，我问到他《古兰经》译本的情形。他说，已经译完，还不很满意。我知道，这个译本是有详细注解的，曾印出过第一卷，作为样本向大家征求意见。现在特公先生、善余先生均已去世，不知这个译本的下落如何。

现在出版的这个白话文译本，是子实以十年的努力，基本上在1945年完成的。后来又几经修改，1978年作最后一次润色，一直坚持到逝世的前一天。他是在没有放下笔杆的情况下去世的。1949年曾出版了前八卷，当时是加有注释的。由于全部《古兰经》的注释工作没有完成，为使体

例一致，现在的这个本子不加注释。这个本子前面的《译者序》也是1949年写的，不可能详细地写出这个译本的翻译总过程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写了《古兰简介》，本书节录了一部分。

子实在序文里说到他在翻译的时候“力求忠实、明白、流利”。我相信他的这句话。在“忠实、明白、流利”三者并举的要求下，我相信，这个译本是超过以前所有的译本的。子实曾多次跟我谈过翻译中遣词造句的问题，谈过翻译中有些地方所以不同于别人的原因，谈过他是经过怎样的选择而决定下来的。对每次这样的谈话，我总是为他那种周密细致的精神所感动。

这个本子的出版，将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、中国伊斯兰研究工作上、中国翻译工作上的一件大事。趁本书出版的机会，我还表示希望子实的其他译著都可以出版，希望王静斋阿訇、杨仲明阿訇的译本有再版的机会，伍特公先生等的译本有全部问世的机会；我还希望关于《古兰经》的研究工作能在我国有所展开。

白寿彝序于北京

1981.2.8

译者序^①

《古兰经》随着伊斯兰教传入我国，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；信奉《古兰经》的人民，已经有五千万人左右^②。但《古兰经》在过去没有中文的译本，一般回民必须学会阿拉伯文（回文），才能像他们的祖先样从原本的《古兰经》吸取宗教知识，但阿拉伯文是一种成熟的、丰富的文字，不是随便学一学就学得好的，因此，一般回民不能深切地了解《古兰经》，也就不能本着《古兰经》的教训精诚团结，互助合作，发扬文化，发展生产，为人民服务。

明末清初，王岱舆、马注、伍遵契、刘智等人才用中文编译书籍，阐扬伊斯兰教。他们的著作里所引用的《古兰经》明文，虽译成中文，但为数不多；著述最富的刘智，除零星引证外，只译过最短的三章^③，其余的人，更不用说了。

单行的译本，只有《宝命真经直解》五卷（上海中国

① 原是马坚先生翻译《古兰经》上册（1949年版，1952年再版）的序，现收入全译本，供读者参考。

② 据1980年最新统计资料，我国穆斯林有一千三百万左右，世界穆斯林约六亿。

③ 这三章见《天方至圣实录》，第一章（卷七，页七），第一一〇章（卷一三，页一八），第一〇三章（卷一五，页一四）（参阅马福样本）。

回教学会印本)，相传是马复初译的，我想大概是他的学生马安礼的手笔。马联元有《孩听解译》（回历一三一七年即公元一八九九年出版于昆明），杨敬修也有《亥听译解》，都是《古兰经》中若干短章的译本。

全部《古兰经》的中文译本，最早的是铁铮所译的《可兰经》（一九二七年出版于北京），其次是姬觉弥等人所译的《汉译古兰经》（一九三一年出版于上海）。这两种都是教外的人所译的。教内的人所译的，有王文清的《古兰经译解》（一九三二年出版于北京），刘锦标的《可兰经汉译附传》（一九四三年出版于北京），王静斋的《古兰经译解》（一九四六年出版于上海），杨仲明的《古兰经大义》（一九四七年出版于北京）。

远在一九二六年时，上海中国回教学会早已着手译经。先师哈德成阿訇口译，伍特公先生笔记，依据穆罕默德·阿里的英文译本加以修润后在《回教学会月刊》发表。译成三卷后，因故停顿。一九三九年我从埃及返国，杨福洲先生在香港听见这个消息，就写信给哈德成阿訇和资助我出国的马晋卿先生说：“我们中国回教学会选送出国专攻阿拉伯文的人快要回国了，我们多年的译经志愿，大概可以实现了。”哈德成阿訇便代表回教学会亲自到香港去欢迎我，并且和我谈谈译经的事。他告诉我学会已拟定译经的工作计划，马晋卿先生自愿捐出房产一份，作译经的经费。他说：“伍特公先生担任《申报》的总主笔，在《申报》上

拼命地抨击日本人和南京伪政府，屡次警告，都置之不理，伪政府通缉令上的一百零八人中有他的姓名，现在他隐匿在沙善余先生家里，路透社的工作，由沙先生一人负责。他们两位听见你学成归国，非常兴奋。你一到上海，我们的译经工作就展开了。”我说：“我虽在埃及苦学八年，但因天资鲁钝，对于阿拉伯文，没有精深的研究；对于国文，更没有根柢。我本想再学十年，然后着手翻译《古兰经》，现在学会既已拟定计划，我当然愿意到上海去当一个助手。”

我回滇省亲后，一九四〇年由滇缅公路绕到上海，参加中国回教学会的译经委员会。我的任务是协助伍特公先生和沙善余先生翻译文言文的《古兰经》。为了满足一般回民大众迫切的需要，我利用闲空的工夫翻译白话文的《古兰经》。经过十四个月的努力，我译成九卷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上海更不安全，要想再潜伏着做文化工作，已不可能了，我就装作商人，从杭州、兰溪、金华逃回家乡，然后，把《古兰经》从头译起。哈德成阿訇因为不愿做伪组织的顾问而逃到重庆，又因为厌恶重庆环境的恶劣，辗转到了我的故乡。他因为辛苦风尘，水土不服，不久就与世长辞，葬在蒙自沙甸。后来，我接到沙先生的信，才知道杨福洲先生在他之前几个月也去世了。一九四六年马晋卿先生在沪寓寿终正寝，临终的时候，还谆谆地嘱咐他的儿子，教他尽量地帮助我们的译经工作。

这个译本，曾花了十年工夫，曾经修改过好几次，我

仍然觉得不满意。这十年来，东奔西走，生活既不安定，精神又不充足，再加以各种疾病的纠缠，译经工作常常停顿，以致不能早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，使哈、马、杨三公得观厥成，觉得非常抱憾。

《古兰经》的中文译本，虽有六种之多，但我相信发表这个译本，仍然是有意义的。因为《古兰经》有许多注释，见仁见智，各有特色，亦各有价值；《古兰经》的各种译本，也是那样的；除非注释者或翻译者对于《古兰经》认识不够，或有意地曲解经义，或辞不达义，使人不解，甚至误解，那就贻误后学了。因此，我在翻译的时候，力求忠实、明白、流利；在注释的时候，不敢牵强、附会、穿凿。^①我希望这个译本对于研究阿拉伯语文学和伊斯兰教的朋友们，多少有一点帮助，同时希望追求真理、关心文化的同志们多多赐教，以便再版时尽量修正。

公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马坚序于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

① 见白寿彝先生序。

古兰简介（节录）

《古兰经》是阿拉伯语文中首先加以记载的典籍，换言之，在《古兰经》之前，阿拉伯人并没有什么书籍，故研究阿拉伯文学史的人，必须研究《古兰经》，因为公历第六世纪和第七世纪初期，阿拉伯人的理性生活和文艺生活，都表现在《古兰经》里；在那个时期中，典雅的文章、各种的旨趣和文体，都是以《古兰经》为先导的。《古兰经》独具一种新奇美妙的文体，既不是依照韵律的，又不是以若干押韵的短节来表达一个意义的，也不是没有节奏和韵脚的散文。《古兰经》每章分为若干节，每节能表达一个独立的意义，各节互相衔接；每节的终了，刚好是读者在气势上和情感上需要停顿之处。阿拉伯人是以诗歌和词章著名于世的，他们听了《古兰经》，觉得非常美妙，同时，也觉得非常新奇，因为他们所认识的各种文体中没有这样的一种文体，所以他们不得不说：《古兰经》是诗歌，或是咒语，或是卜辞。这三种东西，在当日是最能迷惑人的，他们这样说，足证《古兰经》在他们心中曾起了强有力的作用。

《古兰经》的启示和记录

《古兰经》是在二十三年（公元六〇九——六三二年）

的期间依照临时发生的事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，而陆陆续续地零星启示的。最初启示的是：“你当奉你的能创造的主的名义而宣读，他曾用血块创造人。你当宣读，你的主是最尊严的，他曾教人用笔写字，他曾教人以人所未知。”（96：1—5）最后启示的是：“今天，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，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，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。”（5：3）

全部《古兰经》共计一百一十四章，穆圣在麦加传道的期间启示了八十六章，他迁移到麦地那后启示了二十八章（《黄牛章》是最初启示的），大部分是比较长的。当时为了某一件事情，或某一个问题，而启示一节或数节，有时降示整整的一章，例如第一章和第一一二章，便是一次启示的。穆圣每奉到启示，立刻就传授面前的门弟子；会写字的，立刻就把它记录下来；不会写字的，立刻就把它紧记在心上，当面就背诵给他听，看背记得正确不正确。他们再把它传授给不在场的教友。当日，他们以学习《古兰经》为最重要的功课，故圣门弟子多有能背诵全部《古兰经》的。

穆圣有几位书记，专负记录《古兰经》的责任，如宰德（Zaid ibn Thābit）、阿里（‘Ali ibn Abi Tālib）、伊本·默斯欧德（Abdullah ibn Mas‘ud）、武百耶（‘Ubayy ibn Ka‘b）、欧斯曼（‘Uthmān ibn ‘Affān）、艾奈斯（‘Anas ibn Mālīk）等是比较著名的。穆圣把新的启示口授他们，他们就

把它记录在一块皮子上，或一片石板上，或海枣树枝上，或驼羊等的肩胛骨上。他们记录《古兰经》的时候，犹如背诵的时候一样，穆圣指示他们这几节应该记录在某章的某节之后。穆圣在拜内或拜外，常常当众朗诵《古兰经》一章或数章，门弟子也听熟了。因此，《古兰经》每章中各节的次第，是穆圣在世时早已编定了的。至于各章的次第，那是圣门弟子编定的，大概是把比较长的放在前面，把比较短的放在后面，但也不一定是那样的。因此，阿里所编排的《古兰经》，各章的次第，是依年代的先后；又伊本·默斯欧德和武百耶所编的，各有其特殊的次第。

《古兰经》的整理和保管

穆圣去世后，《古兰经》还没有定本。艾卜·伯克尔（Abu Bakr）继位的第二年，叶麻默（al-Yamāma）战役，能背诵全部《古兰经》的圣门弟子，有好几位牺牲了。欧默尔（‘Umar ibn al-Khattāb）向艾卜·伯克尔建议整理《古兰经》，以免散佚。艾卜·伯克尔说：“使者没有做过的事，我们怎么能做呢？”但欧默尔终于说服了他。他就使人去把辛德找来，对他说：“你是一个有才智的青年，我们对于你是毫不怀疑的；你还替使者记录过启示。请你把《古兰经》搜集起来吧。”嗣后，艾卜·伯克尔又聘请了武百耶、阿里、欧斯曼三人来协助辛德。他们四位都是替穆圣记录启示的，又都能背诵全部《古兰经》，他们组织了一个《古兰经》整